

悠悠芦江河

我不能想象江南没有河的样子。

芦江河无疑是江南的。

晨起,推开窗,白鹭划过如镜的江面,泛起层层涟漪,除了合抱的垂柳随风摇曳,四月的芦江河畔,柳絮纷飞,烟雨江南的味道便开启在涟涟的波纹里。人们在河畔晨练散步,在河里捣衣浣洗。

二十年前刚来北仑,住在现已拆迁的柴桥大河新村,每天五点就会被阿婆们吵醒,北仑话我是听不懂的,只听懂了她们盎然的兴致。棒槌打在青石板上,发出有节奏的节拍,一浪高过一浪的说笑声回荡在芦江河上。我感觉她们不是在洗衣,而是在聚会。年轻的我们特别嗜睡,有时候故意赌气打开音响,把声音调到最大,仿佛在宣战。然而,一切都是徒劳的,更加爽朗的笑声穿越户牖,穿透墙壁。大概人世间最有穿透力的声音莫过于此了。

那时,大河新村旁有一片菜地,阿公们从芦江河担水浇菜,南瓜、茄子、土豆、秋葵各种蔬菜随意而又认真地种上。待到成熟了,一大清早就摘上好几把还在滴着露珠的蔬菜,来到河上的桥头,悠闲地坐着,一边聊天一边等候买家。清晨的芦江河上,雾气蒸腾,桥头每隔着两三米就坐着一个卖菜的阿公,走在桥头,就是走在久违的人间烟火里。

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薄暮时分,漫步河畔,听风,观云,悠悠芦水二十里,渔舟唱晚泛涟漪。看着晚霞一点点烧红九峰,然后在西天的树巅里悄悄隐下去,暮色一点点从河畔爬上窗台,爬上华灯,爬上树梢,与瑞岩古刹上的天色连接。接下来,独宠的便只剩下灯影里的芦江河了,芦江映月赏朦胧,空明流光各不同。月在白莲花似的云朵里穿行,青山倒映在江水里。河畔的街市,稀稀疏疏地点着几盏灯,用郁达夫的话来形容,那是几味红黄。门前的确泊着一只乌篷小船,小楼里也有几个喧哗的酒客。无边的月色,伴随着蛩鸣,蝉声。悠悠的芦水悄无声

息地划过。

芦江河畔有雨巷,也有打着伞、丁香一样的姑娘。门对长桥,窗临远阜,杏花烟雨,芦江河无疑是江南的,我不能想象江南没有河的样子,更不能想象东方大港没有芦江河的样子。

转眼之间,来到这里已经二十年了。早起晚归,教书育人。河水悠悠,平缓如镜,青年的梦想、激情一年年地流淌在夏日的水草里,鱼儿衔着它游向了远方。在嘹亮的蝉声里,在唱响张扬的生命的旋律中,鱼儿终于带着那梦想,和芦水一起,奔向大海。

步入中年之后,最爱芦江河畔观水。芦江最是温柔,通常水色清明。但也有暴虐的时候,夏日台风天,暴风雨后,水位暴涨,水体浑浊,水波旋转,浩浩荡荡,奔腾而下,最是让人惊心动魄。不过,数日之后,它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我有时会想,那静静流淌的柔波里,究竟有多少虫鱼、多少藻荇,又有多少污泥、多少尸骸。这一切的一切恐怕只有芦江河自己知道。看着河水优哉游哉,清风徐来,水波微兴,心里便感到一种淡然,一种无惧。

人,终究在栉风沐雨中学会了以芦江河的姿态活着,学会感恩阳光雨露,学会静观大千世界,学会亘古如一,让生命中所有的复杂和纯净、所有快意和深意全部在这河水里悠悠流淌。

芦水伴我一起走过二十个春秋,她时而激越,时而舒缓,时而荡漾,时而沉静,她用睿智和诗意告诉我,河的尽头虽是朝圣的地方,河的两旁也有朝圣的殿堂。

现在搬到城市里了,与芦江河见面的机会愈来愈少。于是,经常在梦里,听到她悠悠的回响。在梦里,我也回到了故乡,回到了大别山处、门前的小溪旁。梦把她们连接在一起,对,也只能是梦。

千百年来,芦水悠悠,我绝不敢想象北仑没有芦江河的样子,更不敢想象我的生命中没有芦江河的样子。

宁波市北仑区柴桥中学 戴麟



严勇杰 绘

人黑心不黑

出门前,我在脸上又是涂又是抹……终于,镜子里出现了一张白里透红,看起来颇有几分姿色的脸。

一旁的桐嫉妒地说,哼,等我十八岁了,也要把自己涂得白白的。这口吻竟和张爱玲当年说“八岁要梳爱司头,十岁要穿高跟鞋”,如出一辙。

先生赶紧阻止,别啊,桐,你别跟你妈学,生得黑一点又没事。

黑一点有事好不好!古人都说“一白遮百丑”,桐委屈地说。

嗯,等你十八岁了,妈妈一定支持你把自己涂得白白的。不过,你现在也很美啊,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,李白老人家还专门写诗夸过你们呢!我涂完口红佯装无奈地说,你看妈妈,已经没法再天然了,只好靠这玩意儿雕饰自己。

说来有趣,我们家族还真应了一句老话,“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”。从我父亲开始,然后到我,再到女儿桐,对自身皮肤的黑白一直很在意。我的父亲,身材高大,五观俊秀,衣着整洁,可就是生得太黑。按母亲的话说,黑得跟非洲人亲兄弟似的。他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美白偏方,说是多吃丝瓜、青瓜和番茄能变白,于是便在屋后的菜园子里大量种植这三种瓜果。每年夏天,我家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这三道菜:丝瓜汤,番茄炒蛋,凉拌青瓜。吃了那么多年,我们终究遗憾地发现,谁也没有变白几分。但是父亲又说,如果我们没吃说不定更黑呢!哈哈,这个假设很能安慰人心。于是,我那位对“白”有着执著情结的父亲继续种,继续吃,一边还继续说,真的,真的会变白。

小时候,我一直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白,那是因为

城里的太阳更温柔。而同是乡下人,又觉得山里人比海边人白。那是因为山风能将人吹白,海风能将人吹黑。对此,我深信不疑。悲催的是,我是海边人。

为了黑与白的事,我曾经拼命读书,想要考上大学,然后留在城里做一个白白净净的城里人。如果万一考不上,我也偷偷地拨好了小算盘,长大后把自己嫁到山里去。总之,我当时的境界就那么一丁点大!

多年后,我真的成了城里人,却发现城里的太阳其实一点都不比乡下的温柔。而我倒是懂得了怎样防晒,懂得了如何用各种美白霜去掩盖本来的黑。乍一看,我的脸还真白了许多,只是手臂和胳膊暴露了本性。

颇令我们“黑”人费解的是,我们越怕晒越容易晒黑,而那些天生白皙的人竟然越晒越白,即使今天晒黑了明天照样白回来。当真要为此“吐血三升”!人到中年后,我突然有些领悟,谁黑谁白乃是上天的注定。于是,尽管我的目光依然会羡慕地追随那些肤白的美女们,心里已不太纠结自己的黑与白。

有一天听歌,无意中听到一首《人黑心不黑》,有几句歌词写得特别好:人黑心不黑,别拿肤色评价人呀,俺是个敞亮的人,社会处处套路深,做事咱得看人品。

人黑心不黑,说得太好!比起肤白如雪,比起貌美如花,我们不更应该拥有一颗纯洁美丽的心嘛?那么,即使黑也要做个黑美人哟!

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俞亚素

编者语

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,想和人分享,这里或许能找到“同类项”。

如果你对生活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,借由我们转手,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。

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,一点点也没关系,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。

不论你桃李芬芳,还是初入教坛,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、学子的故事,我们愿意倾听。

散文、诗歌、影评、书评、随笔、杂文,甚至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,只要你愿意展示,我们乐意给予舞台。

征集邮箱:xiandaijinbao2@qq.com(标题上请备注“副刊”字样),请写上学校、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,以便我们联系。

